

横亘甘青两省的祁连山脉深处,每当高山季风开始翻越山脊,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,五种高山杜鹃便循着时节次第绽放,用连绵花海为苍茫雪山系上彩色的飘带。这些杜鹃花科的植物精灵,不仅是祁连山高山灌丛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,更在青藏高原书写着坚韧的生态故事。

祁连山上的杜鹃花

□ 周永祥 焦方宁

镜面鳊鸟湖 张玉峰

祁连山国家公园(候选区)是我国西北地区高山杜鹃最密集的家园,陇蜀杜鹃、烈香杜鹃、头花杜鹃、千里香杜鹃和黄毛杜鹃在这里构建起完整的群落。它们各有脾性,却又默契共生。陇蜀杜鹃是群落里的“登高者”,钟形白花缀着紫斑,最高能攀上4300米的雪线,像悬在云端的风铃;烈香杜鹃是“香氛大师”,狭筒状的花序里藏着浓郁芳香,被牧民唤作“雪山香妃”,花开时整座山谷都浸在浓郁甜香里;头花杜鹃是“早春信使”,5月就用紫蓝色的伞形花簇扮靓高山草甸;千里香杜鹃是“流石滩舞者”,纤细枝条顶着宽漏斗状紫花,在碎石遍布的坡地格外醒目;黄毛杜鹃是“绒毛精灵”,锈黄色的绒毛裹着叶片,粉白色花朵从绒毛间探出来,成了识别它的独特标记。

陇蜀杜鹃

陇蜀杜鹃总是第一个在融雪中醒来,它踏着残寒攀上4300米雪线。钟形的白花瓣点缀着紫红斑纹,在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。陇蜀杜鹃为常绿灌木,高1—3米;幼枝淡褐色,无毛;老枝黑灰色。叶革质,常集生于枝端,叶片卵状椭圆形至椭圆形,长6—10厘米,宽3—4厘米,先端钝,具小尖头,基部圆形或略呈心形,上面深绿色,无毛,微皱,中脉凹入,侧脉11—12对,微凹,由具长芒的分枝毛组成,以后毛陆续脱落,变为无毛,中脉凸起,侧脉略凸;叶柄带黄色,长1—1.5厘米,无毛。其叶片酷似枇杷叶,而叶背则呈现耀眼的金黄色,因此又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金背枇杷”。在祁连山,其主要生长于海拔2900—4300米的高山林地。

烈香杜鹃

烈香杜鹃是山谷里的调查师。当狭长

的花序绽开,整条山谷便沉入浓郁甜香之中,引得云雀流连忘返。烈香杜鹃是杜鹃花科杜鹃花属的高山常绿灌木。枝条粗壮而坚挺,幼时密生鳞片或疏柔毛。在青藏高原及周边高海拔地区广泛分布,是这些地区极具特色的植物之一。

烈香杜鹃是高山植物的典型代表,适应极端环境的能力极强。同时,以其独特的香气和药用价值在藏药界独树一帜。在祁连山,烈香杜鹃生长于海拔2900—3700米的高山坡、山地林下、灌丛中,常为灌丛优势种。

头花杜鹃

头花杜鹃的紫蓝色花簇是春日草甸的序曲。每当初雪消融,它的伞形花序便如打翻的颜料桶在草甸蔓延。头花杜鹃为常绿小灌木,高0.5—1.5米,分枝多,枝条直立而稠密。花期4—6月,果期7—9月。在祁连山,其生长于海拔2500—4300米的高山草原、草甸、湿草地或岩坡,常成灌丛,构成优势群落。每年5月末,头花杜鹃的紫蓝色花簇开始在草甸上蔓延,一片连一片,甚是美丽。

千里香杜鹃

千里香杜鹃在流石滩上绽放着孤勇。纤细枝条托举宽漏斗状紫花,在荒芜碎石中构建绿洲。千里香杜鹃为常绿直立小灌木,高0.3米—1.3米,分枝多而细瘦,舒展或成帚状。枝条纤细,灰棕色,无毛,密被暗色鳞片。花期5—7月,果期9—10月。千里香杜鹃分枝多而细瘦,开花时节,纤细枝条托举着紫花,风过摇曳生姿,像一群舞蹈的欢快精灵。

黄毛杜鹃

黄毛杜鹃则是林间的神秘隐士。披着锈黄色绒毛新装,从暗灰色老枝间探出粉白花朵。黄毛杜鹃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,高1.5米—8米;幼枝被带白色至黄褐色丛卷绒毛;老枝暗灰色,无毛,紧接花序下的枝条直径约7毫米。花期5—6月,果期7—9月。在祁连山,黄毛杜鹃主要生存于海拔2300—3800米的林中。每年6月初,黄毛杜鹃从绒毛叶片间探出粉白花朵,美得让人挪不开眼。

当我们俯身凝视,每一株高山杜鹃都在书写着适应极端环境的生命史诗。个个都是“环境适应大师”。它们的根系能分泌有机酸,把坚硬的岩石溶成细碎土壤,在贫瘠的山地上扎下根;叶片表面的蜡质层和绒毛,是天然的“防护服”,既能反射强烈的紫外线,又能锁住水分不被狂风抽干;有些种类还会调节花瓣里的花青素浓度,天热时变深吸收热量,天冷时变浅反射寒气,像揣着个“恒温器”。更珍贵的是,它们的花期成了监测气候变化的“生态晴雨表”。研究显示,近年来祁连山杜鹃的花期平均每10年提前2—3天,那些绽放的花瓣,正悄悄记录着这里生态气候的细微变化。当雪鸡在花丛中踱步,杜鹃花的种子黏附其羽毛传播;而啄食花瓣的蓝马鸡,则帮助清除病害。山风掠过花丛,花枝轻颤如低语。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线附近,在碎石遍布的流石滩上,这些杜鹃绽放得热烈。那风中



凤香杜鹃 李春莲



黄毛杜鹃 王占永



千里香杜鹃 李春莲



头花杜鹃 高文耀



祁连山上杜鹃花开。

“高山隐士”——血雉

□ 焦方宁 王东琳

斑斓生灵的光影之美

血雉,别名血鸡、松花鸡,“血”之名源于雄鸟周身跃动的朱红。暖阳穿透松林,为这抹艳色镀上柔光;雄鸟的大覆羽、尾下覆羽与尾上覆羽泛着绸缎般的朱红,就像散落林间的星火;红色的脚爪稳健地踏过初融的湿土,头侧的蜡膜泛着金属红光,与蓝黑色的锋利喙部形成鲜明对比,更显灵动。

血雉的头部就像是大自然精雕细琢下最完美的工艺品:头顶耸立的黑色短羽冠,在风中微微颤动;眼周环绕着一圈淡红裸露皮肤,双眸亮如红宝石,倒映着漫山风光。从背部至双翅,蓝绿交织的羽毛布满细密斑纹,随光线流转变幻出粼粼光泽;胸腹部的羽色则渐次过渡为柔和的淡紫,与灰紫绿的主色调交融,行走时就像一块流动的瑰丽玉髓。静立枝头时,它姿态端庄,

尾羽轻垂;漫步林间时,羽衣轻扬,将山林装点得愈发鲜活。

雌鸟的羽色则偏向素雅,以棕褐色为主调,布满细碎斑纹,恰能与枯枝、腐叶相融,构成天然的保护色。这身羽衣不仅是雄鸟求偶时的华美礼服,更是它们抵御高山寒冷、隐匿行踪的生存利器——致密的羽丝隔绝着山间余寒,斑斓或素雅的色彩则让它们在光影斑驳的森林树丛中自在穿行。

“隐士”的山林生存之道

血雉是典型的高山雉类,对栖息地的选择尤为苛刻。随着积雪消融,它们告别冬季的低海拔暖区,逐步向高海拔迁移,最终定居于亚高山至高山地带的针叶林、针阔混交林及林线附近的草甸——这里有萌发的新芽、饱满的芽苞,正是觅食的绝佳场所。到了盛夏,它们的足迹可抵达海拔4500米

左右的区域,而迁徙路线,便成了连接生存与繁衍的生命通道。

山林间,总能见到它们松散而警觉的游荡身影。血雉天生带着“隐士”的羞涩与机警,听觉与视觉极为敏锐:微风拂过枝叶的轻响、脚步声踏过腐叶的微颤,都能让它们瞬间静伏不动,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;若感知危险,便会迅速隐匿在土洞、石缝或茂密灌丛中,待风平浪静后,才在亲鸟的低声召唤下,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。

褪去警惕时,它们在觅食时尽显从容。近年来,随着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深入推进,天然林保护、退牧还草、生态修复等系列活动持续落地,山间的绿意愈发浓郁,溪流愈发清澈,为野生动植物打造了愈发优越的生存家园——这一点,在血雉的踪迹中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。

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监测显示,深山区的红外相机捕获血雉影像的频

率逐年提升。祁连山画面上,它们或独自漫步在残雪覆盖的林间,或结伴穿梭在萌发新芽的灌丛中觅食,羽色在阳光下愈发鲜亮,神态安然自在。一线护林员在巡护时,目击血雉的几率也大幅增加,有时甚至能在靠近林缘道路的区域,见到它们探头探脑的身影。这些频频闪现的斑斓身影,藏着祁连山生态保护的密码:野生动物栖息地质量的持续改善,让血雉的迁徙路线愈发通畅;种群数量的稳步增长,让它们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;而人为干扰的减少,也让这些“隐士”敢于在更广阔的区域享受阳光。

生物多样性的守护象征

在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中,血雉的意义远不止于一种珍稀鸟类。作为对生境质量要求极高的专性物种,保护血雉及其栖息地,就如同撑开一把“生态保护伞”,血

雉栖息的高山森林与灌丛,也是雪豹、豺、猓、马鹿、蓝马鸡、雉鹑等多种珍稀濒危动物的家园。因此,血雉的活跃度,直接反映着祁连山生物多样性的整体状况。当血雉的斑斓身影频繁出现在祁连山林,当雪豹在祁连山雪线附近定居,当蓝马鸡的种群在祁连山里壮大、当珍稀植物在祁连山里繁茂,一幅祁连山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日趋完善的图景便徐徐展开。从高山之巅的流石滩到深邃的原始林海,从蜿蜒的河谷灌丛到萌发的草甸,一个更完整、更原始、更连通的生态系统,正在祁连山生态保护的滋养中逐步形成。

当新一轮晨光洒向祁连山的雪峰与林海,血雉的巡游仍在继续。它们身披彩衣,踏着阳光在林间踱步、觅食、繁衍。它们的踪迹,是对守护者的最好回馈,是这片土地生机盎然的证明,更是祁连山永续发展的美好希望。



血雉

雪线之下,在海拔2000米至4500米的山林间铺展生机,往日静谧的秘境中,一群身披彩衣的“高山隐士”悄然现身——它们是血雉(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)。它们既是高山森林生态系统的“晴雨表”,也是祁连山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里最鲜活的注脚。当新芽萌发,这些雪域精灵便踏着春光,开启了一年一度的巡游。